

采访人 巫新华

世纪老人的话

季羨林

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第一手资料 深入被访者的精神

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

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

世界 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展示老人对其学

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 深入被访

全部采用

(北京)

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世纪老人的话

李锐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为国家『九五』图书规划重点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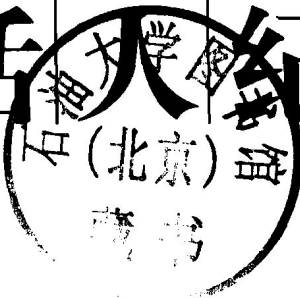
主编 林祥
采访人 巫新华

世纪老人的话

季羨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卷



石油大学 01797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老人的话：季羨林卷 / 林祥主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8

ISBN 7 — 5382 — 5509 — 5

I . 世… II . 林… III . 季羨林 — 生平事迹 IV .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074 号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118 千字 印张：6.125 插页：2

印数：1 — 5 000 册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俞晓群 王越男 柳青松 责任校对：王 玲

装帧设计：林胜利

版式设计：李 夏

定价：12.00 元

季羨林



编委会

总策划 俞晓群 林祥
主 编 林祥
副主编 李文慧
编 委 金涛 巫新华 李鸣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俞晓群 王越男 柳青松
责任校对 王玲
技术编辑 陈咏 袁启江
装帧设计 林胜利
版式设计 李夏

策划人语

为何而做？人活着总要干点事情，尤其是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多少年以后还心有怀念、心中得意的事情。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因病住院的相声大师侯宝林，他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受到震动……要保留、要抢救这样一些世纪老人的最珍贵的“活”资料，先出文字书，就叫《世纪老人的话》。

如何做的？先找到世纪老人，即被采访人。称得上“世纪老人”的并不多，由阅历、学识、社会知名度等诸多因素决定。后选择采访人，采访人要能够领会和落实策划者的意图，要有学识与被采访的世纪老人对话，并能得到世纪老人的认同。这项工作的难度大大超过了预想。

做得如何？从策划到出书，磨了近三年，几经修改，从文字内容到装帧形式，都力求做到一流。《世纪老人的话》有两大特点，简言之：一、直接交流、对话，客观性强；二、可视为世纪老人的口述历史，史料价值高。

自觉做得努力，可得一个高分。最终打分人是读者。

目录

策划人语 ■

季羨林先生小传 ■ 1

访谈实录 ■ 3

季羨林自传 ■ 131

访谈随想 ■

之一(巫新华) ■ 137

之二(李文慧) ■ 143

众家评述 ■

季羨林先生(张中行) ■ 147

谈谈季羨林教授(韩素音) ■ 154

夹竹桃知己(宗璞) ■ 157

我心目中的季羨林先生(谢冕) ■ 160

传道·授业·解惑(王邦维) ■ 165

朴素衣裳常在我眼

——记羨林(臧克家) ■ 171

季羨林先生大事年表 ■ 176

后记 ■ 189

季羨林先生小传



1997年 季羨林在书房中接受巫新华采访

季羨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原籍山东省清平县（后划归临清市）。1930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回济南任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中国文教员一年。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解放后任原职。1956年入党。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季羨林先生

是世界上著名的东方学家、语言学家，当代著名作家、教育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学识渊博，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俄语、法语，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梵文学者之一和仅有的几个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他对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语、中印文化史、印度佛教史以及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都有极深造诣。



山东临清市官庄季羨林祖父祖母之墓

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人家,根本没有家产,我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没有见过。他们生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大排行是十一,我们叫他一叔)送人了。剩下两个,其中老大就是我父亲,老二(九叔)就是我叔父了。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相依为命。结果两个人在家里也没有饭吃。据他们讲,没有东西吃,根本没有粮食,我们那个地方种枣多,他们就到枣林里,拾落在地下的枣吃。这些事他们也不愿意和我讲。那时,当然我还没有下生了,他们那时也不过十几岁、二十来岁吧。兄弟俩在家活不下去了,就进城,到济南去闯天下。在济南大概是非常艰难的,你想,两个乡下的孩子到大城市里边,大概什么活都干过,只要能给饭吃。他们不愿意

讲那段伤心史，我所说的这些，都是后来断续听来的。

后来，我那个叔父在济南站住脚了。两个兄弟就商量，我叔父这样讲：“我在这儿（济南），你在家里边。我挣钱买点地，你在家里边种地。”于是我父亲又回到了乡下。

巫：您父亲后来置起家业了吗？

季：那就说来话长了。再后来，我的这个叔父在济南混得也不好，就下关东。在东三省混得还是不好，后来就买了彩票。当时身上就剩了大概五毛钱，不是买的整个的，是十分之一。五块钱一股，他买了十分之一，结果他中了。出这个彩票的目的是为了赈济湖北水灾，时间大概是民国元年中了，拿到十分之一，大概是两千两银子，那是很大的数目，一下子爆发了。回家就买地、盖房子，阔了一阵。那时我还没有下生。我这个父亲，就是好结交朋友。结果把买的地，盖的房子，结交朋友都花掉了。他赶集，喝酒啊，在酒铺里，就讲“今天不管谁吃饭，都是我请客”，管你认识不认识。这样，当然就挥霍掉了，挥霍光了。结果又穷了，我就是在这个穷的时候下生的，1911年8月6日。

巫：小时候家里日子过得怎样？

季：小的时候，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已记不太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记得的。当时叫吃白的——麦子粉，吃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吃红的——高粱面。“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也很少吃。红的高粱面颜色像猪肝一样，最便宜。这可不是东北的高粱米，我们那里的红高粱难吃极了，就是扎

扫帚的那种红高粱，它的产量大。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是不吃又害饿，那种艰难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仍耿耿于怀。

我是六岁离家的，这之前记得一年家里吃白面就那么两三次。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大婶和大姑就带我们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的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会剩下那么一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拣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绝对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半篮子；一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我母亲就把拾的麦子，自己打一打，压点面。这样吃顿白的。

“白的”难得，“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很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就能长得更好，粮食就能打得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用来喂牛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喂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他们准备的。每当我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心中总是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喂牛有功，又有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

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希为贵，于是黄米面就贵了起来。

巫：小时候艰难生活的感受，对您以后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季：这些生活琐事，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这与我儿时的生活经历关系很大。现在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孩子，颇不以为然。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当然要爱护；不过爱护一定要得法，否则无疑是坑害子女。

巫：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认字的？

季：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学认字，大概也就在四岁到六岁之间。我的老师是马景恭先生。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也记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我那个家徒四壁的家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纸条也没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马景恭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

巫：儿时的小伙伴，还记得有谁吗？

季：小伙伴是有的。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个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意思是哑巴的儿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氏名谁。我们仨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

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浑身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身裸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关庄来作案，“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义气。后来终于被捉住杀掉。

巫：您六岁那年离别父母去济南叔父家，是不是您叔父家境比较好，所以送您去受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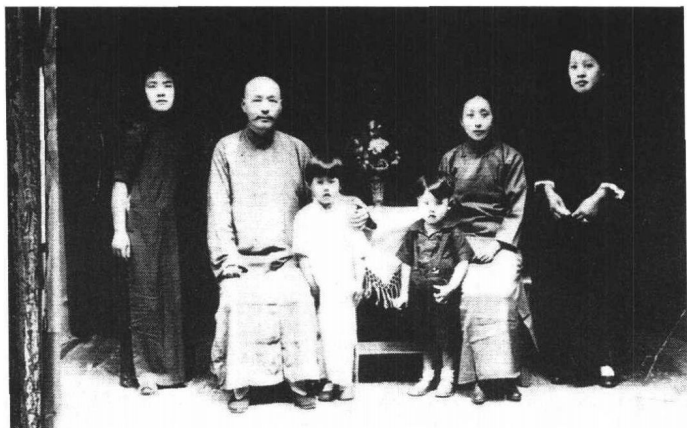
季：可以这样说，不过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我叔父在关东混得不好，就又回到济南。他在济南逐渐站得住了，有了工作，有了一个女孩子，我的妹妹，比我小十天。

巫：那就是因为您叔父家里没有男孩，送您去，可能是因为您是季家惟一的男孩。对吗？

季：是没有男孩。那时不但我们两家，就整个的大排行十一个，也都没有。这十一个有一半穷得到了关东去了，下落不明。留在家里的只有五个：大、二、七（我父亲排行七）、九（我叔父排行九），最后那个是十一（送人了）。就这五个，这五个都没有男孩子，曾有一个死掉了。我是季家惟一的一个男孩子，大排行，所以到济南就念书吧。

巫：那当时整个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

季：他们怎么想，我不知道，当时总是要有一个男孩子嘛。公历可能是1917年，春节前夕，我离开父



季羨林的叔父、婶母（坐者），中间为季羨林的一双儿女

母亲，离开故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日子大概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这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仍然在故乡种地（当然如果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有成为坏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有几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身呢？真叫世事多变，人生易老，没有法子呀！

巫：谈谈您在济南的生活吧。

季：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亲身经历者，实难体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

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就苦咸菜。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大概就在同时，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师附小去念书。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实际上这个“官”是棺材的“棺”，整条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时五四运动大概已经起来了。校长是一师校长兼任，他是山东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在一个小学生眼里他是大人物，轻易见不到面。想不到十几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到济南高中去教书时，我俩竟成了同事，他是历史教员。我执弟子礼甚恭，他则再三逊谢。我当时觉得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

因为校长是维新人物，我们的国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话。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课文，叫做《阿拉伯的骆驼》。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当时对我却是陌生而又新鲜，我读起来感到非常有趣味，简直爱不释手。然而这篇文章却惹了祸。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课本，我只看到他勃然变色。愤愤然地说：“骆驼怎么能说人话呢？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转学！”

于是我转了学。转学手续比现在简单得多，只经过一次口试就行了。而且口试也非常简单，只出几个字让我们认。我记得字中间有一个“骡”字。我认了出来，于是定为高一。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亲戚没有认